

太平风云

罗义俊 王小方 编著

少年儿童出版社

太平风云

罗义俊 王小方 编著

方瑶民 插图

倪绍勇 装帧

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

(上海延安西路 1538 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市印刷十二厂排版

儿童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9.125 字数 183,000

1983 年 7 月第 1 版 1983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40,000

统一书号: R11024·61 定价: (四)0.57元

目 录

前 言

一	洪秀全砸甘王庙	1
二	杨秀清稳定队伍	8
三	团营	14
四	冲破包围圈	20
五	夺取永安	27
六	三冲伏击战	33
七	南王西王牺牲	39
八	初占武昌	46
九	顺江东下	51
十	攻克南京	56
十一	“女状元”	63
十二	扫北军直捣京津	70
十三	勇夺庐州	76
十四	水营风波	81
十五	靖港大败湘军	89
十六	再克武昌	93

十七	火烧“长龙”“快蟹”	99
十八	斩断魔爪	106
十九	镇江解围	112
二十	首破江南大营	119
二十一	逼封“万岁”	125
二十二	东王被杀	132
二十三	翼王脱险	139
二十四	平定韦昌辉叛乱	145
二十五	疾风劲草	150
二十六	石达开出走	154
二十七	乌衣全歼敌骑	160
二十八	三河大捷	167
二十九	“万古忠义”	173
三十	奇兵制敌	178
三十一	二破江南大营	182
三十二	消灭和春张国梁	186
三十三	忠王安抚民团	191
三十四	第二次西征	197
三十五	安庆失陷	202
三十六	大战花头勇、绿头勇	209
三十七	痛歼洋枪队	216
三十八	英王殉难	222

三十九	激战雨花台	230
四十	慕王娄门挫戈登	233
四十一	苏州八王叛卖	238
四十二	翼王泅江兵败	246
四十三	天王殉国	253
四十四	天京保卫战	258
四十五	忠王遇难	265
四十六	湘军血洗天京	269

尾 声

一、洪秀全砸甘王庙

深秋的一天中午，黄澄澄的太阳当空悬挂，给重叠起伏的山峦披上了一层金色的光彩。就在这时候，广西桂平县北一条崎岖的山路上，簇簇拥拥地走着一大帮子人。这些人都是拜上帝会的会员，正兴冲冲地赶往象州，去砸(zá)有名的甘王庙。

桂平到象州有三四百里路。会员们背着干粮，扛着扁担、锄头和竹竿，头里还有人抬着一面红色的大皮鼓。打鼓的是个壮族小伙子，名叫卢六。他头缠布巾，胸膛袒露，捏着两根粗粗的棒槌，边走边擂。皮鼓咚咚响，人们又喊又笑，那声音在山谷里不停地回荡，把路边林里的小鸟都惊飞了。

这帮人大多穿短衫，但其中有两个却穿着长衫：一个是走在前面的中年人，中等个儿，目光炯炯有神，眼梢微微上斜，显得相貌不凡。他叫洪秀全，是拜上帝会的创始人。另一个年岁略大，个儿稍高，留着胡子。他叫冯云山，也是拜上帝会的创始人。这两人怎么会跑到这穷山区来的呢？又怎么会跟这些穿短衫的一起去砸甘王庙的呢？说起来还有一段来历哩。

洪秀全是广东花县人，一八一四年一月生于一个农民家，童年到私塾读过书，是个有志青年。他看不惯清朝政府的腐败统治，同情百姓疾苦，曾经想考科举，当了官后为国为民办

点好事。可是，接连几次到广州考秀才，全都落选了。一八四三年春，他最后一次应考失败后，对当官办好事完全失望了。这时，英国侵略者发动的鸦片战争刚结束，清政府腐败无能完全暴露，他决心抛弃考科举做官的打算，准备推翻清朝政府。他在乘船回家乡的途中，站在船头，望着沿岸满目疮痍(chuāng yí)的景象，愤慨地吟了一首诗：

“龙潜海角恐惊天，暂且偷闲跃在渊，
等待风云齐聚会，飞腾六合定乾坤。”

这首诗的意思是说，为了不惊动清朝政府，他暂时潜伏在深渊；一等到机会来临，就起来推翻清朝统治。

回到家乡，他对人说：“要造反，要与富人斗。”“不考清朝试，不穿清朝服，要自己开科取士。”他在广州时，曾经从一个基督教徒手中得到一本名叫《劝世良言》的书；仔细阅读后受到启发，就和同学冯云山、堂弟洪仁玕一起，创立了拜上帝会。洪秀全自称是天父上帝的儿子，是下到民间来拯救世人的。他还有个天兄，就是耶稣。这个具有宗教色彩的拜上帝会，其实就是洪秀全进行推翻清朝政府活动的秘密组织。

冯云山出身在一个富裕的家庭，自幼熟读经书。他志向，又很有正义感。拜上帝会第一个小组成立后，为了宣传和扩大组织，他于一八四四年四月背着小包裹，夹着雨伞，只身离开家乡花县，来到广西桂平县紫荆山区。这里是贫瘠(tí)的山区，他当过雇工，吃尽辛苦；后来又在桂平的大冲教书，化了整整三年时间，在农民和烧炭工中发展了三千个会员，把拜上

帝会搞得非常兴旺。

一八四七年八月二十七日，洪秀全也来到冯云山这儿，还带来了他写的《原道救世歌》、《原道醒世训》和《原道觉世训》三本书。

一天，在冯云山讲学的大冲雷庙里，洪秀全站在庙台前，对着坐得密密的、衣衫褴褛(lán lǚ)的农民，高声地宣传起他书中的主张来。他说，上帝是人人共有的，大家都可以拜；人与人之间没有天生的高贵与贫贱之分。这是他政治平等的思想。他又说，天下男人都是兄弟，女人都是姐妹，财富为大家共有，不能私占吞并。这是他经济平等的思想。他还说，世上有个一切恶行的总魁(kuí)首，叫“阎罗妖”，另有个一切善行的总化身，叫“皇上帝”。大家要信奉“皇上帝”，击灭“阎罗妖”。阎罗妖就是清朝皇帝，贪官污吏、地主老财是阎罗妖的妖徒鬼卒。只有打倒阎罗妖，消灭妖徒鬼卒，百姓才能享受永久的太平。这是他推翻清朝政府的斗争目标。这番话在听众中引起了一阵阵骚动。

“我们造反，神道会不会降灾？”有个农民不安地探问。

“妖魔鬼怪都是邪神。拜上帝会会员是皇上帝的子孙，邪神奈何不得。”洪秀全神色自若，大声回答。

“那我参加拜上帝会啦！”

“我也参加！”

可是，正在大家踊跃报名的当口，又有人说，象州有个甘王爷，是上天派到人间专管赏善罚恶的；它很灵验，会日夜显身。谁不信奉，甘王爷会严惩重罚，全家不安。要是入了拜上帝会，就会得罪甘王，恐怕会有灾难。听了这话，好多人轻声

议论着，犹豫起来了。

洪秀全在到桂平的路上，就听人说起过甘王和甘王庙：相传，甘王是个大恶霸。他死后地主老财们把他奉为神明，为他塑像立庙，年年祭祀供奉，借此来吓唬老百姓。洪秀全知道，这一带老百姓都很害怕这个甘王，不砸了它，拜上帝会的发展就会受到阻碍；现在农民们谈起了甘王，他顺势站起来大声说：“这个甘王也是邪神，我们到象州去砸掉它！”

这一下大家兴奋极了。有少数人害怕，可是大多数人都愿意去砸。洪秀全见大家被鼓动起来，就让他们先回家准备。两个月后的一天，他在雷庙前集合了会员，一起向象州出发。这就是穿长衫的洪秀全、冯云山同一大群穿短衫的一起走山路的来历。

一路上，他们遇上村落，总要停一停，宣传一阵。这样走一程，宣传一阵，在十月二十六日的清晨，终于到了象州甘王庙。

甘王庙造得又大又威严，一副神圣不可侵犯的样子。庙里阴森森的，秋风刮进庙门，和着一团冷烟回荡出来。有些人打起了寒噤，不由自主地在门口停住了脚。洪秀全觉察了。他不动声色，撩(liāo)起长衫，一脚跨进黑洞洞的庙门。冯云山也跟着进庙。这一下，大伙胆子壮了，“呼！”地跟着拥了进去。

洪秀全看人们进了庙，又跨前几步，指着那尊面目狰狞的甘王像大骂道：“你这邪神，有什么灵验？我就不拜你，看你把我怎么样？”大伙见甘王挨着骂，一点动静都没有，胆子更壮了。接着，洪秀全又大笑一声，挽住长衫，一跃登上供桌，“豁(huò)朗朗”一下，踢掉了供桌上的烛台；又伸手把甘王身上



的龙袍扯了下来，丢在地上。站在供桌前的卢六赶上去，把它撕成了碎片。这时，附近的农民也被惊动了，很多人跑来围在庙前，伸长脖子，瞪起眼睛，气氛有点紧张。

洪秀全回头扫视了一下黑压压的人群，心想，这可是宣传拜上帝会的好机会，便转身对着甘王像大声呵斥起来：“你这个杀母、贪暴、淫乱的恶魔！你有什么德，有什么能，要人敬奉？供着你，一不能消除灾难，二不能减免捐税，三不能撵走番鬼佬（指侵略中国的洋人），四不能消灭贪官污吏；你骗不了拜上帝会，吓不倒我洪秀全！”他边数落边把甘王的胡子一把一把地拔下来。

大伙看着甘王还是没有动静，胆子越发壮了。卢六在下面粗着嗓子吆喝道：“用剑砍了这邪神！”“砍！”“砍！”有人附和着。

“打这小毛神，用不着我这斩妖剑呢！”洪秀全说着，从一个会员手中拿过一根竹竿，劈头朝甘王头上打去。“哗啦啦”一响，甘王那龇(zī)牙咧嘴的脑袋骨碌碌地滚到了地上。卢六顺势一脚，把它踢成了一堆碎泥巴。这一下人群欢呼起来了，来观看的农民也不禁拍手称快。紧接着，洪秀全又用力把甘王的身体一推，“豁啦啦”一下，泥身顿时倒地。会员们叫嚷着拥向四处，砸匾的砸匾，撕幔的撕幔，个个抢着去砸几下。眨眼间，甘王庙已被砸得稀巴烂了。

洪秀全这才跳下供桌，抹了抹额头的汗珠，卷起袖子，拿过笔，在墙上题了一首诗：

“题诗草檄(xí)斥甘妖，该灭该诛罪不饶；

打死母亲干国法，欺瞒上帝犯天条。
迷缠男妇当雷劈，害累人民火定烧；
作速潜藏归地狱，腥身那得挂龙袍。”

拜上帝会砸了甘王，甘王却一点没有反抗，这可是件了不起的大事啊！人们想，既然那个又灵验又凶残的甘王都奈何不得拜上帝会，可见上帝一定是真神了。这个消息在紫荆山区象长了翅膀一样地飞传开去，洪秀全的威望顿时大大提高，参加拜上帝会的人也越来越多了。

二、杨秀清稳定队伍

紫荆山区西面是峰峦重叠的鹏隘(ài)山，山上覆盖着密密的森林，山势非常陡峭。除了那些烧炭工为了赚钱糊口，长年在此伐木烧炭外，常人很少到这里来。

一八四八年四月的一天傍晚，一窑炭刚出完，烧炭工们就急着下山卖炭。山里静悄悄的，人几乎走空了。可是杨秀清却没走。他是冯云山来桂平后在烧炭工中最先发展起来的拜上帝会骨干会员，面目清秀，显得十分精干。这时刻，他紧锁双眉，心事重重地坐在窑旁树下的石块上。山风轻轻地吹拂着他满是炭灰的脸，他却象石像似的一动也不动。

原来，拜上帝会砸了甘王庙后，声名大振，发展很快，不仅是桂平，就连广西东南各州县也都成立了拜上帝会。这一来遭到了地主团练的反扑。冯云山在这里声望大，人们都知道是他把拜上帝会传进山里来的，所以地主团练头一个就想抓他。那时，冯云山又把蒙冲的雷王庙砸了。雷王庙是秀才王作新的父亲造的，而王作新又是紫荆山团练的经办人。他听说庙被砸了，气得暴跳如雷，七窍冒烟。去年十二月，他派团练抓走了冯云山。后来，卢六等一批拜上帝会会员追上去，半路上把冯云山抢了回来。王作新不肯罢休，隔了一个月，在一天清晨，亲自带了团练，又到大冲把冯云山抓走，同时抓走了

卢六。等到附近兄弟们闻讯赶来，王作新已经把冯云山和卢六送到大湟江巡检(设在离县城较远地方的武官)王基那里，关进了大牢。听说，王基还要把冯云山解送到桂平县衙门去。

洪秀全听到消息，马上下山回广东设法营救冯云山。临走时，他要杨秀清和另一个骨干会员肖朝贵在这里负责，把人心安定下来；还要他们谨慎小心，不能鲁莽行事。

萧朝贵是拜上帝会里有名的硬汉子。洪秀全走后，他催促杨秀清动员会员去拼。可是杨秀清没有赞同。他知道冯云山在紫荆山威信很高，被抓去后人心难免波动。不过，也可以利用大家想救冯云山的心情，把大伙进一步组织起来。所以他主张去找各村各山的头领，要他们一起发动会员，出钱营救冯云山。肖朝贵同意了这个主张。于是从那时起，杨秀清和肖朝贵就一直在鹏隘山区走动，还派人到各山各村去联络。

然而，事情并不象杨秀清、肖朝贵估计的那样顺利。冯云山被捕、洪秀全回广东的消息传开后，各地拜上帝会受到很大震动。会员们感到失去了首领，顿时情绪低落，出钱营救的事很少得到响应。不仅如此，会员中还逐渐传开了流言：洪秀全不会再回来了。冯云山不能从狱中出来了。天父天兄不再照顾这里的兄弟了。拜上帝会行不起来了。流言一传十，十传百，人心更加不安。一个月又一个月过去，杨秀清和肖朝贵化了很大的力气，在会员中再三解释，可是见效不大。消极情绪仍在蔓延，好多地方的组织垮了。

这天，杨秀清本要和大家一起下山卖炭。刚想走，一个兄弟来报告：又有一个村的会员打算不干了。照这样下去，辛辛苦苦组织起来的队伍全要垮了。杨秀清本是广西桂平县人，

就生在鹏隘山下附近的一个小村里。他的先辈世代烧炭，父母在他年幼时先后亡故。他孤苦伶仃，靠伯父养大，当过运输工，后来又以烧炭为生。凭着他的聪明好学，东看看，西学学，识了几个字，大伙也都信任他。但是他明白，在兄弟们的心目中，自己的地位怎么也比不上秀全和云山大哥。同样一句话，从自己口中或他们两人口中讲出，起的作用就大不一样。要稳住这支队伍，就一定要树立威望。可是，这威望怎样才能树立起来呢？他苦苦地思索着，连肖朝贵迈着大步走近身边也没感到。直到肖朝贵开口说话，他才抬起头来。

“嗨！入会时的话全都忘了！老子说破嘴都不愿听。那些坏种一装神，满口胡言乱语就都相信了。”肖朝贵一面撩起衣襟擦汗，一面拉开嗓子愤愤地说着。因为会员们不听劝说，他十分生气。

杨秀清一听，想了想，转过身说：“这也难怪啊！秀全大哥和云山大哥在这里时，大家一心一意地信奉天父天兄，跟着砸庙打邪神。可是现在，大哥们都不在，兄弟们就认为天父天兄隔得远了，顾不到大家了。有人装神，大家又跟着相信了。如果我们让兄弟们感到天父天兄又来照顾我们了，我想，兄弟们还是会不信邪神而信天父天兄的！”

“我还讲得少吗？——跟定天父天兄，不要动摇——可就是说不动呀！你说有什么办法！”肖朝贵皱着眉，气呼呼地说。

“办法不是有了吗？”杨秀清笑了起来。

“有了？”肖朝贵感到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装神是这里的老传统。大家都相信神是会附在人身上说话的。如果天父天兄也附在人身上说话，大家不是都会相信

天父天兄又来照顾我们了吗？”

“那——天父天兄会附到谁身上去呢？”

“邪神可以附在装神的身上，天父天兄就不可以附在我们身上吗？”

“唔！”肖朝贵眼睛瞪得大大的，看着杨秀清。隔了一会，他使劲在大腿上拍了一下，“对！这个办法可以试一试！”说着，两人相对笑了起来。

第二天，杨秀清下山来到附近一个村子里。这村里参加拜上帝会的人很多，现在闹着要退出的也特别厉害。杨秀清一到，一群会员就围了上来。

“秀清大哥，拜上帝会还兴得起来吗？”一个会员直截了当地问。他一开头，其他人也七嘴八舌地说了起来。这个说兴不起来了，那个说还是趁早解散的好。杨秀清却不动声色，等大家嚷了一阵，才慢慢地说：

“拜上帝会兴得起，还会越来越兴旺，将来整个天下，都是我们拜上帝会的！”

有个会员马上接着说：“哎呀！秀清大哥说得好轻巧！如今在这个山上还站不住，坐天下不知要等到哪一年呢！皇帝老子，斗不过呀！”

“我们心齐了，就能斗得过。”杨秀清还是平静地说。

“谁不指望斗得过呀，洪先生、冯先生讲的话句句在理。可是结果呢？冯先生给抓走了，洪先生回广东去了。唉，难呀！”

“天父天兄会帮助我们的。”杨秀清又说。

“总是我们触怒了天父，所以天父不照顾我们了。”群众中有人轻轻地说了一句，接着，大家都不作声了。

突然，人们都吃惊地看着杨秀清。正在离开的停住了脚步，还未离开的站起身来。原来好端端坐着的杨秀清，这时两眼紧闭，全身抖动，似乎在痛苦地挣扎，而且越来越厉害，嘴角里还吐出了白沫。人们赶紧去扶住杨秀清，叫着、唤着：“秀清大哥！”有个人惊慌地说，“是得了惊风吧！”

话音刚落，杨秀清停止了挣扎，嘴角的白沫也不见了。身子笔挺地坐着，眼睛瞪得老大，用变了样的低音说起话来：

“我是天父！”

人们一下子肃静起来。只有一个人小声地说：“这是天父附身了。”别的人心里也都在想：是呀，邪神附身的时候，不也是这个样子的吗？现在我们拜上帝会的真神附身，一定有大事嘱咐我们。于是，大家不约而同地一齐跪了下来。

杨秀清那低沉的声音又响了起来：

“我派二子下凡，向你们传播真道，要你们负起一统九州的重任。如今稍降些灾难，是要试试你们心志坚不坚。谁知你们心志不坚，一遇艰难，就想退缩，还听信邪说，不能同心。这怎能表示你们真心？”

跪在地下的会众乱纷纷地说：“我们心志不坚，愿受天父惩罚。”

“我也不来惩罚你们。但从今后，你们一定要齐心，切不可因有些困难就生变心。”

“我们一定一条心，不再变心。”会员又乱纷纷地回答。

“今后切不可再听信邪神胡言。我有嘱咐，会附身秀清，开导你们。你们要听从秀清，急速出钱营救云山，渡过困难。”

“我们一定听从秀清大哥！”